小舞台 本日演唱狀元審百案 每位票價二百文 全月包廂三角

請注意 初級幾何學現已出版了 代售處成都東御街卅貳號崇業印刷社

黃靜餘失契啟事

緣靜餘本年古歷十月內經中證介紹承買溫江縣第六區倪樹琴所有祖業在該縣第五區岩得臥郭家院子地方共約四十三畝零昨冬月廿五日已經過稅驗契投囤暨各種買田手續辦清由溫江乘車返省不料所帶之各種契約憑據概行失掉除向溫江縣政府備案存查並又商同中證與倪姓覆主另立另契約過契稅另行辦清買賣田地各種手續外無論何人拾得格豐堂黃靜餘各項紙約憑據概作廢紙若有拾得原件送至祠堂街良生店者酬洋二元特此申明

玉獅帶 衛集

本書計三十四印刷精美大字大本前印兩本俱銷售一空致使購者空勞往返現在三版出書特歡迎閱者兩星期每冊只售大洋一元過期無折外縣函購郵票代價本報發行部經售

滑稽香艷小說 鸚太太外史 全一冊售洋四角外縣郵票代價另加寄費五仙 本報發行部經售

新闢餐館已經開幕

福興街六十一號

地點宏敞 座位舒適 飲食精美 招待週到 大宴小飲 兩者適宜 新張開幕 特別歡迎

中華郵政認為新聞紙類 二十四年二月二日(星期六)

成都新聞

第陸叁陸號

社址 東御街壹叁柒號 每份售錢貳百文 每日出版一小張 崇業印刷社代印

訂報價目 每月二角五 半年一元三角五 全年八折 外縣加郵費一角五

恭賀春禧 成都新聞社鞠躬

△俄大力士受挫

以大力士名者,非有拔山扛鼎之能,實不克担任,以國術世代之中國,亦無人敢以大力士自稱,有之,亦他人尊之耳,豈料外國之所謂大力士,稍具膂力,便以大力士自號,浩蕩來華,不可一世,然吾國勇士如雲,豈容此輩稱雄國內,故各國大力士來華,莫不鎩羽而去,鮮有不受衂而歸者,

前閱平報,知俄國之加麥羅氏,亦以大力士作紹徠,到平演技,同時并滿貼自負標語,以冀觀衆來歸,余雖不敏,然已知其必招平武術界所忌矣,果也,爲時未幾,大力士卽以受挫聞,有此快人快事,安可自秘,

先是平國術界,以其自誇過甚,羣起與之爲難,大力士已知衆之怒,不敢輕動,後有混號英雄某者,待其出而約之較,大力士懼而辭之,然大力士經此之後,仍不以爲愧,囂塵如此,在大力士以爲平人一時之熱氣:不足爲懼,又豈知竟因此而激怒兩女英雄哉,兩女英雄,一爲陳姓,一爲吳姓,俱平國術師之女公子,陳苪函約之,不得答覆,乃作罷論,吳品性剛烈,有鬚眉風,知其約之不能有效,乃在半途遮道之武,大力士欺其幼弱,輕之,吳攀直取,方一動手,卽爲吳將之仆於丈夫,吳以其不堪一擊,鼓掌,大笑,大力士面紅耳赤,鼠竄而去,其尚有面目在平演技否,則不能知矣,

捕蛇者言

繼在各影壁牆隙,伏身以鼻細嗅,如嗅有腥味,卽以田雞,青蛙所棲之油,注入數滴,俄而引手入探,並將油塗右手中指上,伸入牆隙內以口作蛙鳴,俄而由引手出洞,則斑爛色毒蛇,已緊噬其手指,將蛇拖出洞,以所帶之特備藥餅,餵其頭部,蛇卽啟口,然後捕之,放入布袋中,但被噬之指,已成破傷,卽用藥餅抹之,毒卽可消散無礙,朱又稱蛇類極多,人謂口中吐舌爲最毒,實際不然,毒者爲頭作三角形,身上有紅綠色斑紋之類,三尺以外,可以害人,華北極爲罕見,以湖南四川爲最多,伊曾於去年在四川重慶萬壽宮捕得一重二百斤之巨蛇,在太原捕得一重七十餘斤之蛇,本人所補得之蛇,取其膽配藥,北平尚未捕得一顆,或將離平,轉到上海廣東一帶云,

嫠婆經 (續)

王蘊霞口述 男洪順筆紀

婦女必讀 治家寶鑑

第七章 致爾丈夫 取棄棄婦 困苦零丁 因盜被出
竊盜出章 悖逆顏面 以古爲鑑 流爲乞丐 何以對人
頭手取攜 或啓諸端 應當逐出 嗚呼寡婦 從今謹慎
已成習慣 聲名汚玷 豈容再戀 故不省身 改過自新
被人知覺 此等行爲 一經被休 竊丐竊外 毋傷廉恥
寧不失敗 家風大壞 無所依賴 厥罪維均 毋種禍因

年節停刊七日

本報據印刷工友請求特停刊七日明日無報初七日照常出版

燒煙悔不該

想當初逢場壞派,散悶消災,吃兩口精神爽快,到如今癮發精怪,一時難挨,悔不該!父母養育苦盡心懷,良言語婉轉訓誡,到如今泰萱不在,嗚呼哀哉!悔不該!夫妻和偕兩下無猜,講恩情盟山誓海,到如今反目相乖,却爲何來,悔不該!兄友弟恭相親相愛,有酒肉舉酒杯稱快,到如今肉傷懷,路人看待,悔不該!朋友情深知己敬愛,有事時無分內外,到如今斷絕往來,扣門不在,悔不該!親族和睦彼往此來,進門時十分款待,到如今漠不關懷,毫不瞅睬,悔不該!意圖學校攻書不懈,取功名如拾草芥,到如今實學何在,假文斯賣,悔不該!錢米方便任我安排,事情來無須借貸,到如今無法生財,不得下台,悔不該!力壯生強寒暑久耐,想少年風流可愛,到如今精神大敗,枯瘦如柴,悔不該!一生傲骨不屈人拜,存志氣目空四海,到如今下風甘拜,英雄何在,悔不該!

博士信箱

王洪順

(問)日本之震災,在二十年前,我國民曾有集捐派員,赴日慰問之舉,以盡救災卹隣之誼。今次日本風災,慘劇較前尤甚,我國民應否循舊照行?(恨我)

(答)我想可以不必客氣。九一八和一二八,我們受了比天災更大的人禍,日本也沒有集捐派員,來慰問我們的失地和被害啊。

恭賀春禧 新興餐館 長發和號 天佑堂 存明眼鏡店 鞠躬

小舞台

煙狀元 審百案 第五幕 審案

回不得家鄉。終見不得爹娘。終朝乞食沿街唱。到夜來。雨打風吹宿路傍。挨不過苦味淚長淌。咬不住牙關。還是要將那洋煙嘗。實奈何只得去當燒匠。又那知時運不來。著匕都翰糖。說甚麼好人自有天衛向。說甚麼。東方不亮七西方。窮人吃虧處處播。偷泡子。飯碗鬧恐荒。沿街擾巡狗都恙。無可奈何才來見閻王。說不盡悲傷寸斷了肝腸。(白)料想我這身子呀。(唱)終歸是大江中去埋葬。准備見閻王。終歸是大橋頭水中葬。準備見閻王(白)想我注三興時運不來。備受磨折。今日幸逢煙國夜臥橋頭。朝餐冷飯。但這官司騙馬憐愛。得晚著了。雖道俺又還能在此。想將起來。好不煩惱人也。(唱)銀錢能壯英雄胆。(未完)

哀情小說 續姊妹花

第七章 國民軍來了 (136)

桃哥。大寶。李大嫂。大家你瞧瞧我。我看看你。更顯得驚惶憂慮。竟知所措。趙大媽說。桃哥。你聽外邊風聲那麼緊急。現在可沒有別的辦法。只有大家都你妹妹那兒去安頓了。然後你再去找尋李大哥。他那裡到底消息靈通。到底什麼事情都比這裏便利。不見得人家都遷避了。我們倒在這兒守着遭災。大寶。李大嫂。你們不用再疑。快些兒跟我走吧。趙大媽說到這裡。站起身來揮着手向他們催促。桃哥。大寶。李大嫂。三人大家面面相覷。一個也不能答應。趙大媽從大寶身邊拉過濟兒。很急迫的揮着手說。走吧。走吧。不用延惧了。這樣迸着有什麼用呢。哎唷。李大哥。李大哥。你真把我們急死了。你。桃哥第一個瞥見。李大哥已是回來。李大哥一見趙大媽也在屋子裡。和他招呼了一聲。隨即放着十分急促的聲調說。

紀實武俠小說 江湖大俠 (六七)

第六回 情婦走消息黨魁漏網 會友報仇怨總捕捐軀

算作藍耀青,就地斬決,了結這件事兒,以安人心,到也便得結 按察依此而行,硬生生把左香山作爲藍耀青,就地正法,省城中的人都知道藍耀青未死,他害的人,却認做藍耀青真果被擒伏誅,各地的天地會,便盡行消聲匿跡,無形解散了,這件事結束之後,總捕黎立,却得敍功受賞,可是左香山的一般生死弟兄,都把黎立恨如切齒,就中張黑子,谷大用,白翰如,丁一龍,四人,本奉藍耀青的命,要結果黎立的性命,只是一時還不能下手,原來黎立自知遭了會友的怒,防受暗害,出入常有心腹夥計護衛,又投入了龍虎會,廖五桂原是個小人,不知黎立的意義,言友爲非,反和他十分親暱,每天派遣入名會友,暗暗衛護黎立,因此張黑子等四人,一時無從下手,恨得牙癢,異常憤激,這一天丁一龍在一家酒舖子中,會見了百事順的褚瑞芝,兩下秘談之後,

成都 長發和號

專門口蘑豆豉

零售 口蘑八十二 五香二十二 每斤

住東門大街九十七號

批發販莊格外廉價

督耶明 克痔哥 爲痔瘡眼科聖藥也

啓者鄙人感覺成都市眼科及痔症甚爲缺乏良藥以救同胞之危爰救向福建老號接洽始得同意允諾入川推銷特將督耶明及克痔哥兩種由鄙交運到蓉凡屬病家務須注意爲確有藥到病除之效可證言之不謬矣

送醫時間 八鐘起十鐘止 貧苦不取分文

出醫時間 午十一鐘起四鐘止 收費二元

夜間加倍 輿費在外

成都植記天佑堂 直守護醫住址 打金街一百零二號

少城公園門口 隱廬南貨商店 廉價出頂

啓者鄙人近因要事赴滬甘將本店全堂器具廉價出頂如欲頂者希向櫃上交涉可也

眼鏡大王

眼鏡三大優點!!!

有造鏡機調適光皮 伏不會把我們睛 弁壞估在代線上力 求眼鏡的科學化杷 签的推翻物美價廉 是成破天荒的第一次

順記復慶

本店開創迄今七載所售各貨價廉物美早爲各界推許無容贅述茲小記爲擴充營業充實內部特在京滬各地選辦上品光產茶晶近光老老時新鏡架並購有鏡機調適光度倘可綠不合隨時均有號更變但須持有章貨品無多購者速 督東街存明鏡店啓

失票聲明

敝號因失落本付款紅票一張係初十交付之期業已兌清無論拾得概作無效

成都之唐婷家

風流小生

新編劇本刻已 每冊實售洋三 一分十幕次如 一還敵二施刑 三斷屍四驚夢五 案六審訊七索 八遊殿十懺悔

愛國歷史長篇小說

玉獅帶

版權所有 禁止轉

第八十二回 牡丹亭驚沙脫危難 灞陵橋羣英駐游踪

又恭知沈羅二家，到底是誰曲誰直，一時怒攻心，哇的聲，竟吐了口鮮血，不省人事，王承忠受了沈謙囑託，本欲謊奏德宗，下詔申討羅馬二家罪愆，俾便一網打盡忠良，殊知德宗陡聽此耗，怒憤交集，登時氣倒，王承忠見狀大驚，急協同內侍，將德宗依舊扶回永寧宮，米貴人得訊，知道德宗，病已臨危，便假傳聖詔，令鳳陽王李宋，舉兵入朝，一面傳詔，命沈謙統率各處軍馬，嚴拿叛臣，休使漏網，時已至午夜，所有長安文武大臣，陡聆此訊，莫不驚惶失措，米貴人單派遣御林軍馬，來圍羅馬二國公府，沈謙復命寬全，親統三千鐵騎虎賁衛士，來抄李虎秦旭海徐羣楊際昌等家眷，長安城內，但聞人喊馬嘶，燈火亮子，翻翻滾滾，照得如同白晝，有些士兵，竟趁亂掠劫起來，無論是王親國戚，王侯府第，關閉不及的，都被搶擄一空，有些胆大的，來，倚仗着沈謙勢力，竟糾合了幾百健兒，攻御苑，德宗聽得惡耗，知道必是沈謙肆虐，又復想起聖妃母子，不由長大息聲道，朕悔不聽陸贄之言，致有今日，死而有知，何以見先帝耶，德宗說着說着，便已病絕，時年六十有四，米貴人陡見德宗歸天，不由大吃一驚，立召王承忠入宮問計，王承忠道，娘娘休慌，只命宮娥內侍，守着今上遺體，暫秘發喪，一面召集各處軍馬，併力守城，一俟沈太師將秦羅諸叛臣擒着，再來定計，米貴人暗自沉吟道，王公公之言，雖是至理，但應速往通知沈太師，好使他準備一切，王承忠道，那嗎娘娘便料理宮中大事，奴婢去稟和沈太師就是，米貴人復囑咐承忠，務須見機而行，王承忠將才劃永寧宮，沈謙已擒了馬成龍，來見德宗天子，原來馬成龍羅燕，因聞得探報，李大猷殺了長樂門守將白雲豹，二位國公都陡吃一驚，知道此禍必然不小，才急遣馬鶴，前往視探，馬國公尤放心不下，復邀約了羅燕，一同前來探聽，不料將才走上天街，探卒已如飛來報，道秦英馬鶴，皆被沈謙軍馬，捲入重圍，馬成龍不覺大驚，羅燕心裏更爲憤怒，即令左右家丁家將，持令往飭沈謙，教他止住軍馬，家將尚未成行，馬天化已率着手下健兒，撲來迎敵，不分清紅皂白，掄槍便戰，早惱了馬國公身傍家將張耀，大吼聲，爾是何方山寇，胆敢在長安城中，如此猖獗，馬國公已親身來到，還不下馬請罪，等待何時，馬天化一聲狂笑道，陡，你要問俺嗎，俺行不改名，坐不更姓，太師府禁軍都教頭馬天化便是，瞎了爾狗眼，連俺老子也認不住，俺奉了沈太師諭旨，特來捉拿叛臣，識趣見馬天化出言不訓，那裏忍耐得住，一攞手中宣花斧，便撲馬天化殺來，馬天化一面指揮軍士，將馬羅兩家國公，捲入重圍，務須生擒活捉，休得令彼漏網，一面搖槍縱馬，來戰張耀，張耀久隨馬成龍遠征絕域，本領也自不弱，兩柄宣花斧，恰似生龍活虎般，計匕向馬天化致命處劈來，馬天化也奮起神威，上下勾攔，兩個戰未數合，左文虎復又殺到，此時左文虎已換了兩黑虎臥爪鎚，宛若天神臨凡恰似元霸重生，趙國公家將薛啟，不知左文虎利害，手舞雙鞭，飛馬出戰，只一合，便被左文虎將他雙鞭磕飛，薛啟不由大吃一驚，急撥馬逃走時，左文虎使了個流星趕月式，二鎚高舉，直向薛啟腦後劈來，薛啟急側身閃讓，那裡還閃躲得及，咫的一響，雙鎚落處，已將薛啟打爲肉醬相似，惱恨了馬成龍身後二將，侯成侯義，各縱馬出陣，雙匕來取左文虎，左文虎右手鎚勾開，侯成單刀，劈頭一鎚打去，侯成便已嗚呼，元義一戟未刺中左文虎，心裡已有些着慌，此時陡見侯成落馬，越爲吃驚，正欲抽回畫戟來，撥馬敗走，那知左文虎，早已回過鎚來，喝聲休走，手裏雙鎚已見似閃電般，直撲侯義肩頭劈來，侯義喊聲不好，忙將坐馬一拎，左文虎手裏臥瓜鎚，將個馬頭，劈爲粉碎，侯義坐不穩雕鞍，翻身落馬，

玉獅帶預約

請快取書

本報玉獅帶一二三集早已出書查現尚有少數未來取者特再通知請即日來取以資結束

此啓

春禧恭賀

崇業印刷社同人鞠躬

諸君閱報至此請靜心唸 南無阿彌陀佛 一遍至百遍自有十世功德無量

大明二十七俠

二六四

第六十八回 報應不爽白秋塘歸途被刦 喜氣迎門公孫策太原納幣

及至那人走後，公孫策笑對馬青鋒道，馬兄方纔這個人，你可認識嗎，馬青鋒道，像是在何處見過，就是記不起了，公孫策道，他是壽慶王的府中第一個紅人，姓白名字喚做秋塘，外號人稱小張儀，馬青鋒猛然省悟，說怨不得，看見咱們住在此地，回過身來就走，要住到別的人家去呢，其實也是庸人自擾，咱們和他又無有什麽過不去，難道還要害他不成嗎，公孫策笑道，小人心胸，自然如此，何況驚弓之鳥呢，隨喚過一個鏢局伙計來，低聲命他跟隨白秋塘，看他住在那一家，伙計應聲而去，這裏衆人住好了，擦臉漱口喝茶，吩咐小二去要一桌酒席，大吃個痛快，明日好分手，正在此時，伙計回來報告，白秋塘等一行人，住在東街來安旅館內，公孫策點頭，說勞你駕了，伙計應該的，爺言重哪，說罷，自去同伴當去住下，一會兒酒席齊全，八人依次入席，大家痛飲，公孫策笑對言子蕎道，言兄明日回去，正與白秋塘同路，這厮不在北京，不在大名，就該到甘肅邊境去了，怎麽會穿着買賣人的打扮，在此地漏臉呢，大該他們一夥人的行李之中，定有金銀貴重物品，即不然，他們身居王府，也應腰囊豐盈，依小弟愚見，言兄等明日回去時，不防做個順水人情，將這筆財交，送給黑大爺，一則可以使他消去咱們要鏢之恨，二則可以喪奸人之胆，言兄以爲何如，言子蕎笑道，他如有貴重物件，怎麽不找別人保鏢呢，總而言之，明日在路上再酌罷，八人說說笑笑，飲酒吃菜，直吃盡醉方休，當晚公孫策乘衆人睡後，一人帶了寶劍，私自開窗出去，縱身上屋，尋到東街來安旅館的上房，看了看，下面隱約還有燈光，伏身屋上細聽，下面有人說話，乃是兩個小二，在那裏咕嚕道，這位姓白的，眞好麻煩，自從住了店，到這般時候，還要茶呀水呀的，鬧不清，不曉得明日走時，能捨得幾大錢的小帳，一個道，買賣人那會有大出手，左不過幾個大錢，還承他們爲謊子稱咱們嗎，二人正在咕嚕，却聽得那面房中有人喚小二，小二應聲來了，便有一個離此就彼，往那裏去了，回身出來，這一個便問他修甚麽，那一個小二道，晦氣，這姓白的客人，眞有趣，彷彿怕受了風，得個寒症一般，不敢到天井內來撒尿，却將個夜壺尿滿了，命我拿出來倒，臭烘烘一股騷氣味，豈不是晦氣麽，說着，見他走到牆邊溝口，低着頭，骨都骨都的將一夜壺尿傾倒在陰溝口內，公孫策知道白秋塘住在那面屋內，遂將身爬起，輕輕跑到對面屋上，

滑稽社會長篇小說

王博士

(二三二)

第十九回 打蒼蠅誤擊博士臉 駭洋車綳壞紡綢褲

便笑着說道，不要緊，不要緊，王洪順暗想，她的手掌，打然了我的面孔上來，便是她的肉與我的肉接觸，她是女，我是男，我們倆肉與肉接觸，這麽一剎那，也是一種因緣，王洪順想到這裏，恨不能叫他再打一吓，或者把她的手掌，在自己面皮上，多磨擦一回，一定有趣的，那女子又笑道，實在是黑暗之中，看不清楚，所以容易鬧禍，王洪順道，不妨，方才女士的手掌，打在我的面皮上，我從面皮的感覺上，覺得你的手掌，又肥又軟，又嫩又絜，眞是一隻十全美的手掌，但不知女士打在鄙人的敝面上，覺得我的敝面老嗎不老，如果不嫌我的面皮還劣，不防請再打幾吓，那女子抿嘴笑道，那裏那裏，方才我是失手，黑暗裡，眞有瞧得明白，先生不怪我，已經很感激了，怎麽故意打人呢，說罷，她伸了她右手過來，與王洪順握手，王洪順不甚清楚的光綫中，見她伸手過來，曉得不是打耳光，是要握手，那當然一百二十分歡迎，方才要求再打耳光，無非希望肉與肉接觸一下，此刻她來與我握手，當然更加接觸的長久了，王洪順便很熱烈地，伸出隻手來，與她相握，這握手，照例不過幾秒鐘，那知到了相當的時刻，那女子要想放手時，覺得王洪順還握着不放，於是那女子又依然握着，